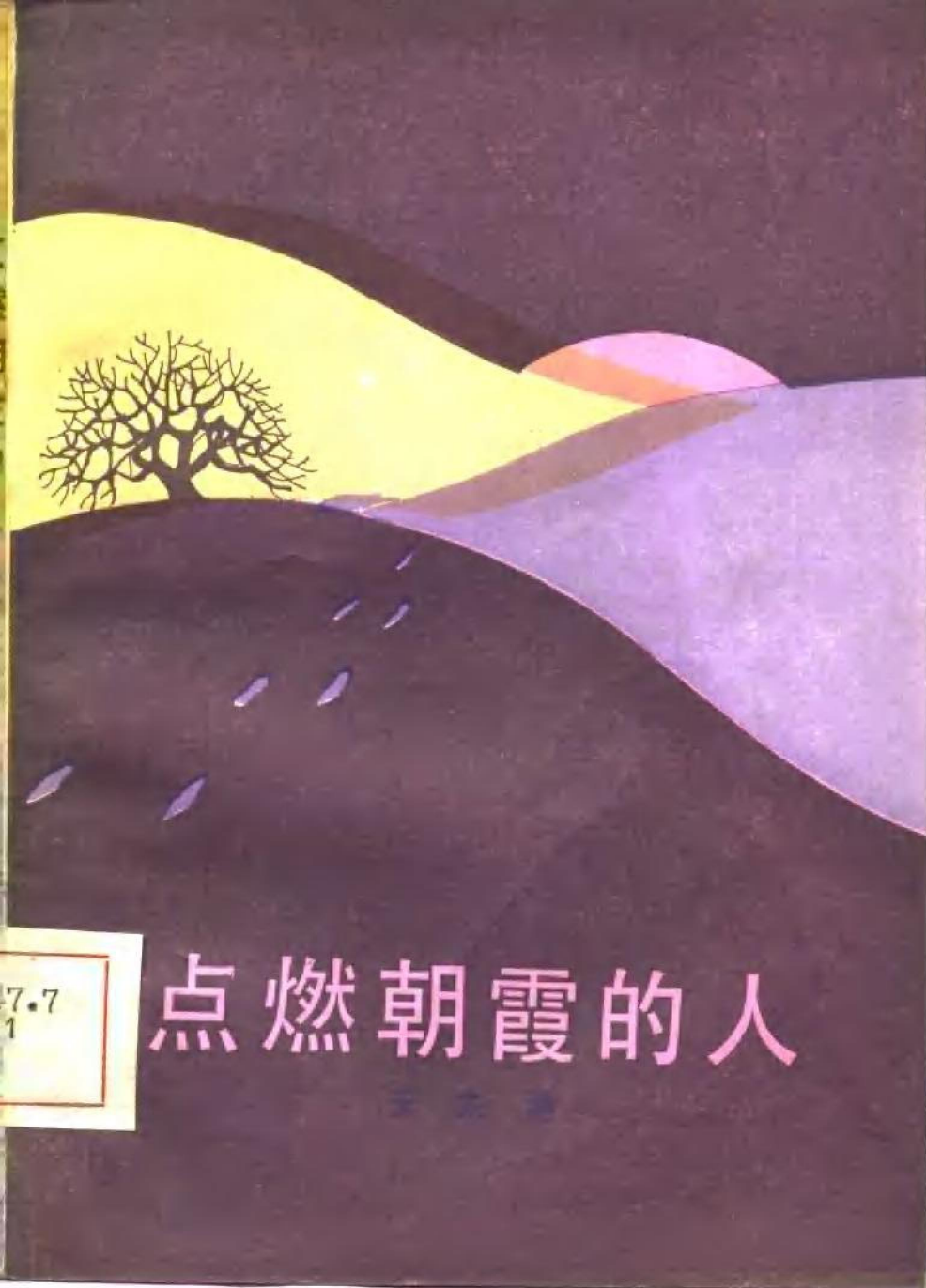




点燃朝霞的人

王 宏 著

7.7
1

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主 东 满

雕 书

点燃朝霞的人

218847



点燃朝霞的人

王东满

*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建国门内子河10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展望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625印张 2插页 142千字

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 — 17,000册

书号：10355·225 定价：0.95元

序

王东满同志是近年来文学界涌现出来的一位颇有才华的作家。我所以不称他为青年作家，是因为他已四十岁出头，属于壮年了；论创作，也不是初拿笔杆的新作者。早在七、八年前他已经开始写作了，曾经发表过不少作品，那时他写的作品，大都是属于“侦破”题材的小说，当时倒也获得过一部分读者的喜爱，但却没有引起文艺界多大的重视，或者说，仅只是轰动一时，而没有什么作品给人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。我并不一般的反对写“侦破”题材的作品，也不是说凡属这类题材的作品都缺少艺术性，而是说要摆脱俗套，写得深刻新颖颇不容易。其中原因可能很多，不过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条，是作者不熟悉这方面的生活。写这类题材的作者，大都是依靠临时搜集来的材料编写。而且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生活，就是编故事也编不圆满，结果是有的漏洞百出，有的完全违背了生活的真实，甚至有的客观上宣扬了有害的东西。

王东满同志所写的这一类题材的作品，我以前大体上浏览过一下，虽然还没有发现不象样子的东西，但老实说，也没有我很喜欢的作品。这一篇和那一篇，除了所写的事件不

同外，没有什么创造性的发展，艺术上也没有什么突破。这不是因为他没有创作才华，而同样是因为不熟悉这方面的生活，同样是依靠听来的故事梗概编织所致。王东满同志自己对自己的这种创作也感到了不满。于是下决心改弦更张，转而写自己比较熟悉的农村题材，力争在文学创作上有所提高，有所突破。他是这么想的，也是这么干的，由于他坚持不懈的努力，近年来不断有新的作品问世。

这本集子中的这些中、短篇，就是王东满近年来所取得的一部份成果。其所以说“一部份”，是因为除此之外他还写了一部二十万字的长篇，已交人民文学出版社，大约不久即可与读者见面。就从这本集子中的这些作品，也可以看出作者才华和创作上所达到的高度。其中《柳大翠一家的故事》、《点燃朝霞的人》曾分别获得《山西文学》一九八二、一九八三年度小说奖。《县委书记的一天》曾获《晋阳文艺》一九八二年小说创作奖。《点燃朝霞的人》发表后，不仅受到了读者和文学界的重视，也受到了电影界的欢迎。长春电影制片厂特邀请作者改编为电影剧本，业已开拍，不久即可搬上银幕，与广大观众见面。其它几篇虽非上乘之作，但都还达到了一定的水平。

近年来王东满同志所写的这些作品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：不仅都是写农村题材的，而且都是写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变化的。或者说是写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各项农业政策在农村所取得的成就，所产生的影响，所发生的新情况，新问题，新的矛盾冲突。一句话，就是描写当前农村的现实生活。有的人有一种怪论，他们认为反映当前现实生活的作品，是赶时髦，是赶浪头，是迎合当前的政策，这就必然导

致作品的概念化。他们认为，要提高作品的质量，只有和当前的现实生活拉开距离，要尽量摆脱政策的影响。这种似是而非的怪论，在一部份不愿深入实际的青年作者中，颇有市场。我对这种怪论是持反对意见的。首先说，当代作家不努力去反映当前火热的斗争生活，你让他反映什么？难道都得去写过去？写历史？那么当前的现实生活又由谁去反映呢？让后辈儿孙当历史去写吗？这从道理上就说不通。这种怪论，客观上是引导作家脱离现实，这是非常有害的。至于说要摆脱政策的影响，更是一种妄想。政策是客观存在，它具有时代的特色，是时代的烙印。就拿农村来说，农民就不可能不受各个时期农业政策的左右。不仅是劳动组织、分配方式离不开当时的政策，就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心理活动，思想感情，也不能不受政策的影响。作家应当是了解、研究、熟悉它，而不能摆脱，也不应摆脱。这样做，目的不是为了写政策，图解政策，因为这不是作家的任务，而是为了更进一步了解当前的社会生活，了解在政策影响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等。这只有好处，并无什么坏处。诚然，有些作品有概念化倾向，但这并不是因为作品中涉及到了政策，而是由于作者缺乏生活，或者是对生活理解的不深，或者是艺术修养不足，或者是表现不当所致。有些与政策无关的题材——如单描写爱情、婚姻的——结果写成概念化的作品，也不是没有。

王东满同志的这些作品，差不多篇篇都涉及到了当前的农村政策，但没有给读者以概念化的印象。展现在读者面前的，是一幅幅富有生活气息的图画，是一些生动有趣的故事，是各式各样的人物；有些人物塑造的相当成功，如象

《柳大翠一家的故事》中的柳大翠，有血有肉，有性格，有棱角，栩栩如生，呼之欲出。好象她就站在你的面前，是你的邻居，是你的熟人，可以和她在一起交谈。这样的人物形象，在近年来描写农村现实生活的作品中也是不可多得的。正因为作者不是与现实生活“拉开距离”，不是“摆脱政策的影响”，而是直面现实生活，才能够描绘出富有时代特征的人物形象来。

当然我不是说这些作品篇篇都是无懈可击的佳作，其中有些篇章还带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与不足。有的主题思想挖掘得还不够深刻，有的人物性格还不够鲜明，也有的结构还不够完整。总的说来，语言通俗流畅，富有地方色彩，但也有提炼不够的地方，好象一盆黄灿灿的小米里夹杂着一些谷粒一样，如果作者再细心筛簸一番，就会更纯了。

总之，我认为王东满同志所走的这条创作道路是正确的，只要作者坚持不懈，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，一定会写出更多更好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作品来。

马 烽

一九八四年七月

目 录

序.....	(1)
柳大翠一家的故事.....	(1)
县委书记的一天.....	(33)
夜走祭子岭.....	(50)
刘三骂街.....	(70)
福 气.....	(84)
手足情.....	(102)
庄稼人.....	(122)
点燃朝霞的人.....	(133)
后 记.....	(205)

柳大翠一家的故事

“一根筋”老根锁又闹着寻死跳井了！

老根锁跳井，在岔口村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。入社那年他跳过井；和儿女生杂气跳过井；反正他那“一根筋”性子一梳不顺，动不动就要死要活的闹一场。好象他生就了个跳井的瘾。这一回又为什么闹着跳井，人们虽然说不出起根拔梢的原因，却也估计个八九不离十。

大清早，巴掌大的岔口村就被他搅得象唱戏一样红火热闹。村子中央的井台前，里三层外三层，密密匝匝的围了个人圈儿。一个石桩般结实的红脸汉子，死死攥着根锁老汉的腰带，一口一声“爹”地叫着，往回拽他。又瘦又小的根锁老汉，满脸紫红疙瘩，胡子拉碴的瘪嘴唇上沾着一圈白沫，嚷着，蹦着，要往井口上扑。只是那红脸汉子的大手，钳子一般咬着他的腰带，老汉倒活象一头拴在石桩上的小叫驴，干蹦跶，挣不开。

人们哄哄笑着。有的劝说，有的明知他跳不进去，故意起哄。这时，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，巷口上闪出个女人——一个粗眉大眼，精精干干的中年妇女，沾着两手面，结着块塑料布围裙，浓云密布的鸭蛋形脸上披散着一绺头发——那

女人不紧不慢，两手分开众人，走上前来，也不打话，“噌”地一下撬开红脸汉子的手，厉声斥道：

“丢开他！要跳由他跳！”

红脸汉子不忍撒手。那女人“啪”地一掌打在他又伸过去的手背上，冲根锁老汉气愤地说：“也不嫌丢人败兴！跳吧，由你！我等着给你收尸！”

这一下，倒真把小老汉镇住了。

“我……我知道你早盼我死啦！”根锁老汉满脸紫红疙瘩都在颤动，忽然一拍腕，“我……我偏不死！”象个撒赖的孩子，一屁股墩儿坐在泥地上，驴打滚似的干嚎起来。

人要使出赖劲儿，再有主意的对手怕也头痛。根锁老汉躺在地上，翻天打滚，又踢又蹬，身上脸上滚得泥糊淋搽，人们拉他，他蹶住屁股不起来。那女人倒还沉得住气，朝那愁眉苦脸的红脸汉子厉声斥道：“你还愣着瞧什么洋戏！”顿时，不由分说，上来几个后生，这个拽住胳膊，那个抬住腿，帮那红脸汉子硬把根锁老汉抬了回去。

“大翠，这好理无事又是因为什么？”人们围住那女人，关心地问。

那个叫大翠的女人，叹了口气，苦笑说：“能因为什么事？咱村上这两天正唱《大破天门阵》，俺家里也凑热闹，唱《三岔口》噢！”

柳大翠原不姓柳，本是随娘嫁父，从小跟了根锁老汉的。不过大翠对她后老子并无二心，论孝敬不比亲生的差。自从她娘下世后，十五六岁的大翠就打里照外，替根锁老汉挑起多半个家。只是大翠压根儿搁事早，生性偏犟泼辣；又

赶上新社会抬高妇女，漫地里捡了半箩筐大字，眼路宽，心眼灵，想事谋事常和小心眼的根锁老汉碰不到一个码上。这是旧话。眼下，村上正酝酿着一件大事：包产到户，分田自种。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庄稼人来说，再没有比这更关乎切身利益了，无不惊心动魄，牵肠挂肚。五十年代初，庄稼人曾经经历了一场挖私有制老根的翻天覆地的大革命。老一茬茬和中一茬茬庄稼人都记忆犹新：一家一户，怀着各种各样的心情，有争先恐后的，有撕心裂肺的……把土地、牲畜、大农具，都按照党指引的方向，归拢到合作社的大家庭里来。那是一场多么深刻、多么刻骨铭心的大革命啊！如今，如今二十多年了，要重打锣鼓，分田单干，可能吗？莫不是白日作梦吧？起初，庄稼人都不大肯信，也不敢相信。共产党奋斗的目标就是共产主义，集体化道路走了多少年，“一大二公”的政策兴了多少年；四清，文化革命，左一次批“三自一包”，右一次“割私有制尾巴”，小打小闹还嫌不够，还嫌赶不上时代的步伐，还要大搞“穷过渡”，恨不得一黑夜就迈进共产主义的大门坎，怎么会一反既往，开回头车呢？怀疑是怀疑，事实总归是事实。报纸上登了，喇叭里广播了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！共产党“一改前非”，勇于正视农业落后的现实，真的要给庄稼人放宽手脚，让庄稼人八仙过海，各显发家致富的神通了。

过罢春节，县上一开三千会，把中央的政策条文公布于众，昭示乡里。庄稼人再不摇头了，眉开了，眼笑了，手痒痒了，心疙瘩跳得欢快了！日日夜夜，整个山庄都在激动着，可是，正如五十年代初那场大革命一样，这一次大变革，也不是一帆风顺。所不同的是，这一回的阻力，不是来自群

众，来自一向被惯称为自私落后的老农，恰恰相反，而是来自……

三千会开过之后，庄稼人都象风魔了。耳朵也长了，消息也多了：今天听说某某大队已经丈地分田了；明天又听说某某县把牲口都牵到户下了；更远的，还听说河南把拖拉机、大农具都大卸八块，分给社员……消息归消息，人家是人家。可眼见的岔口大队却风吹不动，雨打不响，树梢儿乱摇晃，大桩儿一动不动。

支部书记景小乐从县上开会回来，说是中了风寒，捂着被子睡了三天没露面；接着又借口要副业款，坐火车下了太原。一去十天半月不见回头。过了“惊蛰”，总算回来了，却依旧不吭不响，不传达会议精神，而且还说，他在省里见过某某大领导，某某大领导对当前这种做法很光火，说这是兔子的尾巴——长不了。这一下，人们热腾腾的心上象浇了一桶冷水。谁也不敢吱声了。可是时过不久，一天晚上，景小乐突然在大喇叭上广播召开全体社员大会。大家到会一看，公社书记景团子坐在台上。旁边还坐着个摇笔杆的——过去经常“光顾”岔口大队的县通讯组的小韩。

景团子是景小乐的叔字辈，都是岔口大队跺一脚地动山摇的人物。岔口的老一茬茬人都记得一件事：这叔侄两家人，没当干部时，都过的是在灰渣堆上捡破铺衬、烂套子的光景；如今在村子顶南头的大晒场上，直矗矗的竖起两座青砖红瓦、白灰勾缝的大砖院。连旧社会地主景痒生的三进大院比在一起都相形见绌，黯然逊色。这且不说，夏秋分配，逢年过节，只要景小乐在大喇叭上吆喝一声：不准给谁谁家分粮，不准给谁谁家领面、割肉……谁谁家就得干瞪着眼，喝

辣的，嚼苦的，哭恹惶。现在，他们一唱一和地大讲贯彻中央全会精神，大讲落实农业政策，大讲发扬民主，可是有经验的庄稼人，一看他们的气色，一听他们那怪腔怪调，就知道他们葫芦里没卖什么好药。大家也就只敢互相挤眉递眼吐舌头，大气儿不敢吭。所以，会议开到鸡叫，景小乐要大家民主表决：岔口大队怎么办？土地包不包？赞成包产到户的举手。胆小的庄稼人反倒赶紧把手袖起来。景小乐咄咄逼人的眼睛扫着台下。坐在前面的十几个姑娘、小子，七起八落地吼了几声“不同意！坚决不同意！”

“啊，同意的举手！不要有顾虑嘛，现在不是‘四人帮’那阵子，现在是民主，同意就是同意嘛。”

景小乐又故意做了个高姿态，启发了一顿；看见没人当出头檐子，又听见有人顺着自己的杆子爬，立刻眉开眼笑，断然说：“好！今天是全体社员大会，民主讨论，一致通过；不同意下放！”回头看看正襟危坐的景团子，又故意开了个玩笑：“咱把丑话端在前边：可不要转脸又说当支书的不民主，告我的刁状！今天可是景书记在座，‘韩通讯’眼见。”几乎不容人有喘气的机会，一挥手：“散会！”

“等等！”

就在庄稼人瞌睡打盹，哄哄嚷嚷地往门口拥挤时，万马齐喑的会场上突然杀出一个人来。

这人不是五大三粗的汉子，也不是年高望重的老人，却是一个精精巴巴，活眉活眼的女人——柳大翠。

柳大翠早就憋不住了。只是她那个“外来户”男人宋大憨一直“监视压制”着她；她本想这么重大的事情不会开一次会就定砣的，所以一忍再忍，想把话留着改日再说，先

听听众人的意见。此刻，一听景小乐说“民主讨论，一致通过”，犹如一把火落在炮捻上，通的一下就蹦起来，一下把会场炸乱了。

坐在柳大翠旁边的宋大憨慌了，不住踩她的脚，拽她的衣角。柳大翠恨恨踢了他一脚，甩开他的手，擦着墙根，通通通走到台前，一甩脸前的头发，冲景小乐笑问：“你哪个耳根听见大家一致说不同意下放？”

景小乐所以采取速战速决，就是防着这一着。这时一愣，眉棱骨都颀起来，但很快又笑脸相迎：“大家不举手，不说话，当然就是不同意。”

柳大翠说：“噢，不举手不说话就算是不同意。你是支书，你同意不同意？”

景小乐故作镇静，咧嘴一笑：“你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？我不同意还作什么动员报告？我当然……”

“噢，说了半天，还是有一个同意的嘛。”

原来在这儿等着呢！

景小乐看见柳大翠盯着他哧哧笑，眼里象揉了根棒槌，一下脸红过耳。会场上同时发出几声窃笑。

柳大翠不让他，接着说：“既然还有你这个大支书同意，怎么就说一致通过呢？你不算咱岔口的人了？还是真要去当‘脱产干部’？”

真是吃肉丸咬住块骨头，景小乐脸上的笑花儿再也挂不住了，一下拉了二尺长，僵了。柳大翠也收了笑脸，换了满脸火烧云，一甩头发，转过身来，冲着满场子人，正颜厉色说：“你们大家老伙是来看戏还是来开会？会下龟吵鳖叫，会上装聋作哑，同意就同意，不同意就不同意，怕什么？这

是共产党的政策，又不是谁家的王法！”

犹如突然接通电源，几十盘电磨同时飞转起来一般，会场上顿时哄哄响起来。却依旧没有人站出来表态。

柳大翠故意顿了片刻，接着又高声大噪地说：“你们不说，我可就点名揭发了——景小成，景元果，柳河清，生茂老爹……”一口气点了十几个人的名，“你们都哑巴了？会下逞英雄，会上装狗熊，昨天你们在俺家小东屋说什么来着？还有你，”柳大翠的眼睛猛的转向丈夫宋大憨，“外来户宋大憨！你别眼睛往脚缝里钻，脚底下没有窟窿！昨天晚上，你躺在炕上听罢收音机，说什么话来着？你说‘早就应该改变这种吃混食的干法儿，可就是担心干部握着勺把不会乐意放。一包产到户，他这个‘脱产干部’不是闲着没油水捞了。’老实疙瘩也能说出这种扎人的话——是你说的不是？”

宋大憨被老婆端到台口上，揭了个“体无完肤”，真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！那么多眼睛又都瞅着他笑，一横心，硬着头皮直了直腰，吭吭吃吃憋出一句话：“又……又不是我一个人说的，我还是漫地里听大伙说的。”

这倒是真情实话。老实巴交的宋大憨从来不会对人说句刻薄话。一把火扔在干柴上，会场上顿时噼噼叭叭的烧起来。

景小乐情急意乱，十分尴尬，猛然瞭见台下那伙年轻人堆里的柳小梅，陡生一计，冷笑一声，故作从容，慢声慢气说：“大翠，有理不在嗓门大，岔口一百当八户，也不光你点的这些人就算多数。就是你家，我看你也不是全权代表。你叫你家小梅说说嘛！”

柳大翠报之一声冷笑：“你就让她说嘛，我的嗓门大也堵不住谁的嘴。”她不就在你眼皮底下。”

景小乐也说的是实情话：自从风传开实行包产到户的消息后，这娘俩的思想就尖锐对立起来。在家里言来语去，摔锅子撂碗，经常发生点小磨擦。这时，小梅被景小乐从人缝里点出来，又羞又急，话没来得及从心上过就冒了一句：“我就不同意！否定人民公社就是否定革命！”活象打狗又怕狗咬住，撂了块石头就往后缩。

人们看她那样子，哄的笑了。

“说完啦？”柳大翠咯咯笑说，“俺小梅真会给她娘缝帽子，不大不小！”一绷脸，又说：“闺女！要比对党和毛主席的感情，不是你娘吹大话，你小种不配！大人不强小人志，你同意不同意是你的自由，你心里打的什么主意念的什么经我也登底儿。今日不是咱娘俩理论。”忽一转脸，两柱逼人的目光射向安坐一边的景团子：“团子叔，这戏也该你唱了。小乐说了句实情话：今天这会你在座，亲眼见，你说说俺们开的这会叫什么名堂？”

景小乐本来是使出浑身的解数控制着自己的厉害劲，这时实在窝憋不住，浑身的血浸透面皮，“叭”的一拍桌子，正要使出惯伎，雷霆大发，景团子一把把他扯到后面，不慌不忙的站起来，不慌不忙的往前走走，又不慌不忙的朝众人压压手，点点头，笑笑。马蜂洞似的会场顿时哑默下来。

“好！这就好！这就好！”景团子做了个强有力的手势。“我们党就是要提倡这种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的民主空气。是啊，过去这些年，”他眨眨眼象浮肿一样的鼓眼睛，似乎要掉下泪来，“我们大家都受‘四人帮’的害，‘四人

帮’放个屁我们也当声音儿听。别说我们这些玩土圪垯的干部，就是那些个坐‘红旗’的大干部又有几个真舍得一身刚的呢？”

漫地里甩鞭子，到底是抽打谁呢？柳大翠瞅着他，心想。

“不过，话得说回来，民主不是造反！更不容许打着民主的幌子闹事！现在不是‘四人帮’那个时候了，造反派那一套吃不开了！民主民主，民主到出了格就得专政！”

啊！众人不禁暗暗抽了口冷气。

景团子又眨眨眼，冷冷一笑，接上说：“我这话自然不是指大家说的。不过确实有那么个别人——北京不是出了个魏什么生吗？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，他们唯恐天下不乱！不闹不跳，他们就痒得慌！当初入社时不是有人吵着闹着要入社？现在拆社——不不，我用词不当——现在，现在，又是她！总而言之，你们说，这是个什么问题？啊？要不要问个为什么？”说到这里，狠狠扫了柳大翠一眼，忽然拉下个灶王爷脸，嗓门一下拔到高八度，都变调了，“不要以为现在不时兴阶级斗争了，墙倒了砖头还在，半头砖还能砸死人！”

得！一桶水浇在柴火上——干冒烟不冒火了。众人都象火车头进站——又窝火又泄气。一个个提心吊胆的瞅着站在台前的柳大翠。

柳大翠呢，一听景团子末后两句话，倒真觉得象房顶上掉下个半头砖，砸得她眼冒金花，摇摇晃晃，差点晕倒。

“当初……当初入社时……当初入社时……”一句话没说出来，一股泪浪呼的卷进眼眶，明亮的眸子模糊了。透过迷迷蒙蒙的泪雾，她仿佛看见一个十七八岁的柳大翠……